

人工智能的批判性研究：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

周丽亮

江西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DOI: 10.61369/SDME.2025220036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当下生产力中革命性的因素，正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迈向“智能时代”。“智能时代”面临的全新课题围绕如何妥善地处理好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因而必须从整体和根本的角度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批判性反思。面对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现实，国内外学者从人工智能的本质、与人的关系和对生产方式的变革等方面进行批判性研究，成果颇丰。展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强化人工智能与我国制度优势深度融合方面的研究，为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批判；生产方式

Critical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

Zhou Lilia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Colleg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Abstract： As a revolutionary factor in current produc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human society and propelling humanity toward the "Intelligent Age". The new issues confronting the "Intelligent Age" revolve around addressing the proper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conduct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a holistic and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Fac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onducted critical research on aspects such as the ess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mans, and its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yielding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Looking ahea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mpow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tique; mode of production

21世纪的今天，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性的影响逐渐颠覆了人们对以往科学技术的认识。如果说以往的技术更多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是人的肢体的延长，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人工智能就是赋予了机械智能，进一步对人脑力劳动的解放。其所带来的新的劳动形式，对于经典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挑战，甚至包括人类未来命运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围绕人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这一主题，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的多方面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批判的研究展望。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结合不同哲学思潮产生了多条关于人工智能批判研究路径。主要关切点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主体性地位的挑战的回应。基于本文内容的相关性，主要阐述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研究：

1. 人工智能的本质研究；2. 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关系研究；3. 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

（一）人工智能的本质研究

关于何谓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提出，只要通过测试的机器就表明其具有智能。早期开始对“智能”进行阐释的是符号主义。代表人物是纽厄尔（A.Newell）、西蒙

(H.A.Simon)、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其主要思想是用物理符号来代表智能行为。纽厄尔和西蒙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设”,^[1]这一假设构成了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在跳棋等棋类运动包括后续的专家系统取得的成功,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

随着算法的更新,人工智能由采用传统的编程技术的工程方法(Engineering Approach)发展出以遗传算法(Generic Algorithm)和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的机器学习,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从而形成智能机器和系统。到2022年OpenAI推出的ChatGPT,基于语言大模型的一款自然语言处理工具,颠覆了以往人机交互的关系。从而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地位挑战的讨论。

(二) 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关系研究

在探讨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关系上,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超越人类智能,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于人类最终命运的讨论。关于这一点,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态度: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人类智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奇点理论”,这一观点认为技术的增长会来到一个“奇点”,一旦人类设计出超人工智能之后,它会进行自我更新和进化,从而远远超越人类智能。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未来人类将与多种智能技术融合,甚至出现新型人类,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也构成一种新型人机关系。

而悲观派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超越人类。比如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ederer Dreyfus)在其《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从现象学的角度指明人的真实的思维是不能用计算程序明确尽善地表达的。

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对人工智能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分,提出了“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2],成为当今学界普遍认同的标准。前者是指人工智能程序只是对认知过程的模拟,后者指能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在此基础上,还有哲学家提出了“超级人工智能”的概念,即“在几乎所有领域远远超过人类的认知能力”^[3]的人工智能存在形态。

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前景,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普遍承认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性的发展,但同时也表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比较温和的持中立的态度的有英国作家卡鲁姆·蔡斯,认为“奇点之后我们人类如何存在和发展将取决于我们人类是否犯错误。”^[4]著名希伯来大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中提到了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必定使得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原来作为人类解放的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成为“无用阶级”。更为激进地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最终可能会失控,最终导致人类的死亡。

总之,关于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为我们后续研究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以及智能时代下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等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 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

国外对于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智能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影响。

相较于传统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为依托,以复杂计算为运行方式,推动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革命时代。丹·席勒将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形态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5]。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在数据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资源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形式——平台。”^[6]平台的出现,一方面使人们的工作更加灵活和便捷;但另一方面,催生出了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虽然不同于传统产业劳动,但依然服务于资本积累。所有的数据都是用户自己生产出来,被资本平台免费占有,并且将平台中的用户纳入数字资本增殖之中,使其心甘情愿被剥削。同时,资本家在运营这些平台的时候,会隐秘地设置各种不平等条款,用户甚至都没有拒绝的权力,除非不使用该平台或者软件。因此,用户只能是处于被剥削的一方。在此基础上,菲利普·斯塔布和奥利弗·纳赫特韦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据此建立剥削人类劳动的新模式。”^[7]

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提出了“非物质劳动”^[8]理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以工业革命时代为背景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沃尔夫冈·豪格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依然适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并提出了“高科技资本主义批判”^[9]。

由此可见,国外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工智能的应用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加全面、深刻且更加隐匿的剥削和异化。因此,即便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新的变革,但依旧没有超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判断。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依旧表现出其科学性,同时也为我们后续对人工智能在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下应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深受国外研究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事的工作为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翻译,并创立相关刊物,开拓人工智能研究的阵地。

第二个阶段是将各种哲学比如心灵哲学、技术哲学、分析哲学等等与人工智能的研究相结合,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在认知方面超越人类的可能性。

第三个阶段是自AlphaGo战胜人类顶尖围棋棋手柯洁以及去年ChatGPT的推出,引发现象级的关注,人工智能再次成为各个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文献的数量也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国外学者的研究,除了沿着国外学者走过的路径,中国学者还侧重于将人工智能置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进行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不错成果,从本文关切的问题出发,主要选取以下几个方面:1.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研究;2.人工智能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3.人工智能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研究。

（一）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研究

“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总体的命题。其涵盖的内容包括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智能的研究。这个方面的研究基于对人工智能的本质以及人类认知结构的哲学研究。关于这一点，国内的研究大多继续沿着国外学者的思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正是前文所属的第二个阶段的相关研究。

其次，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国内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里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要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推进我国实现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郭晗，2019），但同时也注意到要妥善处理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失业问题（蒋南平，2018），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等问题。在政治学领域，吴冠军和高奇琦是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前者发表了关于后人类社会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正在到来的爱情、消费与人工智能》（2018）、《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三个反思》等论文，后者在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对未来人类生活，社会发展和治理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Ⅱ：走向赛托邦》（2019）等。伦理学领域，段伟文在其《人工智能与解析社会的来临》中指出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会因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和智能控制导致算法失控、价值矛盾和智能监控等问题。

此外，一些学者将目光直指人工智能与人类最终命运。著名学者赵汀阳指出，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往往是从拟人化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拟人化的人工智能是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因为欲望、情感和价值观是偏心、歧视和敌对的根据，模仿了人性和人类价值观的人工智能就和人类一样危险。”^[10]并在其《终极问题：智能的分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旦人工智能拥有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以生存下去为首要需求的人工智能就可能毁灭人类。”^[11]

（二）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因此，研究人工智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这一直是我国学者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焦点之一。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国内学者从多种路径进行展开。有沿着国外数字资本主义方向进行继续研究，比如周延云等通过对国外数字资本主义的梳理，重申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的重要意义。^[12]南京大学蓝江教授认为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批判，存在着生产关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力批判（存在论批判）两条不同的路径，并指出真正克服异化的道路是实现“一般数据共享”，让数据成为构筑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根基，而不是拒绝数据，拒绝数字化。^[13]

另一些学者立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

资本主义瓦解的催化剂。比如王珂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视角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颠覆。^[14]中国人民大学王文泽教授通过梳理国外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指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再次激化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着全面危机。”^[1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以及带来的人的异化。付文军教授指出，“人工智能催生了技术的进步，却也造成了技术理性的工具化……人工智能充分发挥了‘造物’的潜能和效率，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处境”。^[16]孙周兴从尼采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进行了批判，认为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形成了类人文明，导致人类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非自然化。^[17]

（三）人工智能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研究

不少学者将人工智能技术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人工智能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比如上海大学教授孙伟平在《马克思主义与智能时代》中立足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提出了智能时代诞生共产主义社会的假设。同样，王天恩教授提出“劳动异化的人工智能扬弃”，“正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无人工厂的普遍出现，才使社会的物质财富真正大量涌流，才使人类真正从物能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从而人得以充分展开作为信息方式的本真存在。”^[18]刘冠军认为，“人工智能使得劳动者成为知识资本的拥有者，在工业4.0时代将会实现“去无产阶级化”，劳资矛盾也将转化为劳资合作，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19]南京大学蓝江教授在看到当今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人工智能相对于早期人工智能的优越性，提出了智能技术可以打破哈耶克批判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局限性，通过人工智能的尝试找到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更可靠的道路。^[20]

三、研究展望

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迎来新突破后，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在诸多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批判中，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审视是我国关于人工智能理论批判地一大特色。

展望未来，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批判可以继续沿着这一进路，但同时可以朝着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一）关于人工智能批判的实证性研究

2025年年初，DeepSeek推出了推理模型DeepSeek-R1，其不仅性能优越，同时又因其开源和免费，让AI技术真正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开启了智能新时代。人工智能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联系得愈发紧密。因此，不仅要从生产方式角度来探究人工智能所带来地影响，同时，可以进一步聚焦于生活各方面，探究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融合和谐发展地前景。这方面的研究可以采取实证的方式，以点带面，为日后人工智能与人生

活融合提供理论指导。

（二）人工智能技术与我国制度优势的深度融合

之前有一部分文章聚焦于对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发展前景探讨，提出了非常多深刻的见解。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侧面的参考。

未来可以聚焦于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

其自身特殊的国情，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有力支撑，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也因其需要高资本、高质量人才和高精尖技术等支撑，需要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为其保驾护航。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的有机互动，也是未来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A. 纽厄尔、H.A. 西蒙：《作为经验探索的计算机科学：符号和搜索》，载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150。
[2][英]玛格丽特·A·博登编. 人工智能哲学 [M]. 刘西瑞，王汉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3.
[3][英]尼克·波斯特洛姆. 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 [M]. 张体伟，张玉青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9.
[4][英]卡鲁姆·蔡斯（Calum Chace）. 人工智能革命：超级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 [M]. 张尧然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前言 XI、XII.
[5][美]丹·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 [M]. 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44-57。
[7]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鲁云林. 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 [J]. 国外理论动态，2019（3）：27-37。
[8][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M]. 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9]Wolfgang F.Haug, Hightech-Kapitalismus in der Grossen Krise, Argument-Verlag GmbH, 2003.
[10]赵汀阳. 人工智能会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吗？[J]. 开放时代，2018,(06): 49-54+6.
[11]赵汀阳. 终极问题：智能的分叉 [J]. 世界哲学，2016,(05):63-71.
[12]周延云，冯洁. 国外马克思数字劳动研究：概览与评析 [J]. 贵州社会科学，2017（12）：31-36。
[13]蓝江. 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37-44。
[14]王珂. 人工智能在实现“两个必然”中的作用及启示——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的考察视角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9):101-109。
[15]王文泽. 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 [J]. 国外理论动态，2022,(06):146-154。
[16]付文军. 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40(06):19-25。
[17]孙周兴.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和未来社会 [J]. 学术月刊，2019（6）：5-12
[18]王天恩. 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4):180-187。
[19]刘冠军，尹振宇. 工业1.0到4.0演进视角下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属性分析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04):64-71。
[20]蓝江.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06):20-27。